

《最后的短信》李老師

几年前，智慧型手机还不那么普遍。一般人的手机无法储存太多则短信，常常得清理。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我的手机里有一则短信，是我久久舍不得删除的。那是我的前同事孙老师发给我的。发那则短信的十天之后，她就撒手人寰。短信内容再普通不过，大意是说农历年要到了，她第二天就要从文德甲开车回吉兰丹老家。当我还沉醉在新年的舞狮锣鼓声中时，传来她病危的坏消息。原来她大年除夕当天已经入院了。

她抗癌三次，说句老实话，我不是完全没有心理准备。但是当这一刻真的到来时，我没有办法形容我的状况。若刻意要采用什么修辞手法来描绘，那又太矫情。我不。

我们最后一次见面，是我调职回来东马后的第二年。我到首都公干，住在金河广场一带。那里交通向来拥挤，又逢下班时间，她却坚持要来见我，她说哪怕是相聚几分钟也好。她在酒店大厅拉着我的手，相看泪眼。她说她的病友一个接一个倒下去了，随时会轮到她，所以有机会见面一定要好好把握。

当时在学校里，和我们私交甚笃的，还有一位名叫娟的同事。娟赶搭飞机去吉兰丹出席孙的葬礼，一路上把眼睛都哭肿了。她在候机室里给我传短讯，说她待会儿要给孙老师上妆。她问我，记不记得孙老师结婚时，是她帮孙老师化的妆。我怎么会不记得？孙老师结婚、生女、离婚、旧病复发……人生中很多次重要事件，几乎都有我的参与。我也是异乡游子，大家互相扶持，一起走过很多酸甜苦辣。我陪她选婚纱，参加她的喜筵。她临盆在即，打电话通知我；她重新发现癌细胞，动手术前请我转告上司；跟先生闹意见，在我家过夜……桩桩件件，历历在目。

孙老师笃信佛教，常带我去佛堂参加活动，教我很多佛理。她自嘲前世一定是作恶多端，今生才会如此多灾多难。所以每当我遇到不如意事情时，就想起她说过：“你比我幸运，你比我有福气，无论如何……”感激她教会我惜福。假如上天要借助她的遭遇来警惕我，这个代价也太大了。

相信她临终前异常痛苦，挣扎着拔掉呼吸辅助器，护士只好绑她的手，她又企图咬舌自尽。她三次抗癌可算是成功，电疗化疗的折磨应该是很可怕的，但我从未听她埋怨过。然而，是什么样的楚痛，让她完全丧失了斗志？那是我心底一道永

远的伤口，不敢随意碰触，就像我不轻易打开那则短信。每一次打开都血淋淋，悲伤不能自己。

这篇文章，我酝酿了多年。从起草，到落笔，每一次修改都陷入深深的悲恸之中。有时驾着车、晾着衣服、抹着地板，一边斟酌词句，也会泪眼婆娑。

愿以此文，哀悼我的前同事兼好朋友，孙丽音老师。愿与认识她的人一起怀念她，也希望她的学生们，永远铭记她的教诲。